

## 实现事件词化模式的类型学考察

——基于文本调查的证据<sup>①</sup>

李家春 黑龙江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摘要:** Talmy (2000) 认为, 现代汉语的词化模式具有S-语言特征, 而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具有强势S-语言特征。国内外学者针对汉语的类型归属展开了诸多探讨, 然而主要集中在运动事件上。实现事件是五类宏事件之一, 为运动事件隐喻扩展类型, 核心语义为“实现”, 形式上一般由动词或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基于文本调查的实证研究有如下发现: (1) 现代汉语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具有S-语言特征, 但并非强势S-语言; (2) 现代汉语较多采用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实现”, 而动词和补语韵律结构均表现多样, 补语的实现形式有行为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虚化结果补语等, 同时借助体标记来表达“实现”意义。

**关键词:** 实现事件; 词汇化; 动补结构; 语言类型**中图分类号:** H0-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9382(2018)04-0034-05

## 1 引言

Talmy (2000) 基于宏事件的概念结构映射到句法结构的模式特征, 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两种类型, 即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s, 下文简称V-语言) 和附加语框架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下文简称S-语言)。他认为区分这两种语言的主要方式是看核心图式是由主动词表达还是由附加语表达。他提出现代汉语和英语一样, 同属于S-语言, 且是强势S-语言。上述观点引发中外学界广泛关注, 现代汉语的类型归属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目前主要有4种观点: (1) 附加语框架说, 即现代汉语总体上说是S-语言 (Li, 1993; Matsumoto, 2003; 沈家煊, 2003; 严辰松, 2005; Peyraube, 2006)。 (2) 动词框架说, 即现代汉语属于V-语言为主, S-语言为次 (Tai, 2003)。 (3) 均衡框架说, 即现代汉语属连动语言, 动词和补语语法地位同等重要 (Slobin, 2004; Chen, 2007; Chen & Guo, 2009; 阙哲华, 2010)。 (4) 混合框架说, 即现代汉语既使用V-型结构, 也使用S-型结构 (Chu, 2004; Filipović, 2007)。

国内目前对于汉语宏事件的研究尚存在误区, 研究过多集中在运动事件, 较少涉及其他事件。“运动事件仅仅是宏事件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 目前少有研究涉及表示物理性位移运动

事件之外的内容” (李福印, 2013: 25)。对于汉语实现事件 (events of realization), 目前研究仍然有限, 代表性的有梅祖麟 (1991)、袁毓林 (2001)、沈家煊 (2003)、严辰松 (2005)、贾红霞和李福印 (2015) 等。上述研究多着眼于事件的表层语言形式, 本文则拟从实现事件这个语义实体入手。实现事件的核心图式一般由动词或动补结构表征, 但并不仅限于此。对于动补结构的命名问题学界仍有争议, 例如赵元任 (1979) 称为动补复合词, 陆俭明 (1990) 称为述补结构, 王力 (1988) 称为使成式, 袁毓林 (2001) 称之为述结式, 沈家煊 (2003) 等一般称为动结式。各种界定的范围并不一致, 本文中采用动补结构的说法, 涵盖黏合型和分离型动补结构。

## 2 理论框架

Talmy提出了宏事件的概念, 宏事件是“语言的概念组织之下的一种事件复合体, 这种复合体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宏事件至少包含5类不同的下属事件, 即运动事件、体相事件、状态变化事件、行动关联事件和实现事件” (Talmy, 2000: 214)。

## 2.1 框架事件

宏事件是一种上层概念, 通常包括两种简

作者简介: 李家春, 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 剑桥大学语言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 认知语义学和翻译学。E-mail: lijiaochun@hlju.edu.cn.

单事件及简单事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事件和副事件。主事件也称为框架事件。Talmy认为，框架事件包括4个核心元素，即焦点实体、背景实体、行为过程和联想功能。其中，焦点实体是一种变量，是注意力关注的核心成分。背景实体是体现焦点实体特征的参照实体。行为过程是焦点实体相对于背景实体发生转变或保持原状的过程，为增强事件动态性的因子。行为过程包括转变（transition）和不变（fixity），在运动域中以运动和静止的形式实现。联想功能具有使焦点实体与背景实体发生关联的功能。

在Talmy的理论框架中，联想功能可以单独构成或与背景实体共同构成框架事件的图式核心，称为核心图式。在运动事件中，焦点实体和背景实体均为物理对象。行为过程是转变类型，包含Motion，联想功能使焦点实体与背景实体发生关联，包含路径。核心图式既可能只是路径，也可能是“路径+背景实体”。（见图1）

## 2.2 实现事件

实现事件是运动事件的隐喻扩展。Talmy认为，“实现事件正如空间域中从某地到一个具体地点的运动，是一种状态域从不存在到具有某种特征的存在，是一种从潜在阶段到实现阶段的过渡，或是从某种假设的程度到确定成为现实的程度”（Talmy, 2000: 271）。实现事件可以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完成（fulfillment）和确认（confirmation）的组合。Talmy认为主要有下列4种类型的组合，形成一种递增性实现语义系列：（1）固有完成义动词+

后续事件附加语（Intrinsic-fulfillment verb+Further event satellite）例如：I kicked the hubcap flat.（2）未尽完成义动词+实现性附加语（Moot-fulfillment verb + Fulfillment satellite）例如：The police hunted the fugitive down.（3）隐含完成义动词+确认性附加语（Implied-fulfillment verb+Confirmation satellite）例如：I washed the shirt clean.（4）达成性实现义动词+赘语性附加语（Attained-fulfillment verb+ Pleonastic satellite）例如：I drowned him.（Talmy 2000: 262-263）。

以第3种类型为例，例句中的主动词“wash”本身具有隐含的完成义，包括一种洗干净意图，一般不添加特别补充说明时已经具有洗干净的会话含义，而添加附加语“clean”仅是对该意图已经成为现实的一种确认。S-语言中，洗干净的意图和对意图成为现实的确认用动词和附加语共同表征。

## 3 研究方法：小说本文调查

本文提出两个假设：（1）汉语编码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基本属于S-语言，但并非强势S-语言；（2）汉语表达[实现]时不仅限于“杀死、洗净、踢扁、抓住”这样单音节动词加单音节补语的结构，实现方式更为丰富多样。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采用小说文本调查的方法收集语料，并参照Li & Thompson（1981）、Slobin（1996）等的研究设计进行了实证研究。

## 3.1 语料来源

我们首先开展语料调查，从6部现代文学作品中收集了180个实现事件。作品包括：《寒夜》（巴金）、《骆驼祥子》（老舍）、《丰乳肥臀》（莫言）、《玩的就是心跳》（王朔）、《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梁晓声）和《射雕英雄传》（金庸）。上述文学作品语言运用较为生活化、口语化，基本符合Talmy对语料的要求，即“口语化、使用广泛、频率高”（Talmy, 2000: 27）。其中，动词和动补结构的分布如下：

## 3.2 动词统计

在180个实现事件中，表[实现]的动词出现频次为31次，出现频率为17.22%。其中，单音节动词出现频次23次，频率（见表1）为12.78%，包括“杀<sub>6</sub>、开<sub>1</sub>、砍<sub>2</sub>、烧<sub>1</sub>、劈<sub>1</sub>、害<sub>2</sub>、摔<sub>1</sub>、捕<sub>1</sub>、搞<sub>1</sub>、甩<sub>1</sub>、打<sub>1</sub>、揍<sub>1</sub>、砸<sub>1</sub>、干<sub>1</sub>、锯<sub>1</sub>、缚<sub>1</sub>”（注：文字后数字下标表示该字在语料统计中出现的频次）；双音节动词出现频次为8次，出现频率为4.44%，包括“丧失<sub>1</sub>、毒害<sub>1</sub>、泄露<sub>1</sub>、遮挡<sub>1</sub>、败坏<sub>1</sub>、开除<sub>1</sub>、揭发<sub>1</sub>、消灭<sub>1</sub>”。

表1 表[实现]的动词使用频率

实现事件	实现动词频次	频率%
180	31	17.22

## 3.3 动补结构统计

在文本调查中，用动补结构中的补语来表示实现事件的共149个，占82.78%（见表2）。统计过程中动补结构包括黏合型和分离型两种类型。

表2 表[实现]的补语使用频率

实现事件	补语频次	频率%
180	149	82.78

### 3.3.1 黏合型动补结构

黏合型动补结构理论上大致可以有10种动词和补语的组合方式，而在文本调查中仅出现了8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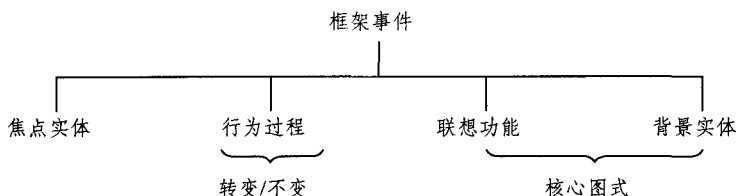


图1 框架事件的概念结构图示（Talmy, 2000: 221）

组合方式(见表3)。

表3 黏合式动补结构的组合方式统计

序号	组合方式	频次	频率%
1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	89	49.44
2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补语	41	22.77
3	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	5	2.78
4	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	2	1.11
5	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补语	1	0.56
6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	1	0.56
7	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形容词补语	1	0.56
8	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名词性短语	4	2.22

第1种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频次为89次，频率为49.44%。根据补语的类型，可以分为3个小类：(1)动词+结果补语，如：戳穿<sub>2</sub>、震飞<sub>1</sub>、碰伤<sub>1</sub>。(2)动词+趋向性结果补语，如：裁开<sub>1</sub>、拭去<sub>1</sub>、擦去<sub>1</sub>、撕下<sub>1</sub>。(3)动词+虚化结果补语，如：搔着<sub>1</sub>、挤掉<sub>1</sub>、抓住<sub>2</sub>。第2种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补语”，出现频次为41次，频率为22.77%，如：惹怒<sub>1</sub>、啃光<sub>1</sub>。第3种是“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出现频次为5次，频率为2.78%，如：踢出去<sub>2</sub>、扯下来<sub>1</sub>，其中的补语均为趋向性结果补语。第4种是“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出现频次为2次，频率为1.11%，包括“收拾好<sub>1</sub>、观察出<sub>1</sub>”，其中“好”为虚化结果补语，“出”为趋向性结果补语。第5种是“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补语”，出现频次仅有1次，即“筹借足<sub>1</sub>”。第6种是“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补语”，频次仅有1次，即“折叠起来<sub>1</sub>”。第7种是“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形容词补语”，仅出现1次，即“交代明白<sub>1</sub>”。第8种是“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补语+名词性短语”，出现频次为4次，频率为2.22%，包括“碾成肉酱<sub>1</sub>、劈成了两半<sub>1</sub>、烧成

碎铁<sub>1</sub>、切成碎块<sub>1</sub>”。

### 3.3.2 分离型动补结构

分离型动补结构理论上大致可以有10种组合方式，而实际上出现的只有两种(见表4)。第1种是“单音节动词+得+双音节形容词补语”，频次仅为1次，即“撕得粉碎<sub>1</sub>”。第2种是“单音节动词+得+四字补语”，频次为4次，频率为2.22%，包括“破得稀里哗啦<sub>1</sub>、烧得干干净净<sub>1</sub>、查得清清楚楚<sub>1</sub>、忘得一干二净<sub>1</sub>”。

表4 分离型动补结构的组合方式统计

组合方式	频次	频率%
单音节动词+得+双音节形容词补语	1	0.56
单音节动词+得+四字补语	4	2.22

调查结果表明，符合S-语言类型的实例最多，在总计180个实现事件中出现频率为82.78%。该组中实现事件的[实现]语义主要由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核心图式出现在表层成分中的附加语上，即动补结构的补语。因此该文本调查支持现代汉语为S-语言的假设。但是，有些语料表明现代汉语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

## 4 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文本调查，现代汉语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具有S-语言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V-语言的某些特征，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实现事件并非强势S-语言，不甚典型。这在动词和补语上都有体现。

### 4.1 动词分析

汉语实现事件的动词类型较为丰富，并且在使用上与其他印欧语言有较大的差异。

第一，汉语中主动词类型较为丰富。首先，本研究的文本调查表明，有些完成性动词，可以直接表达[实现]意义，或者添加体标记表达[实现]意义。单音节动词如“杀、开、砍、烧、劈”等，双音节动词如“丧失、毒害、泄露”等。例如：

[1] 贫道追了他十多天，才把他干了。——《射雕英雄传》

[2] 其他女孩子揭发了他。——《玩的就是心跳》

其次,动补结构中的主动词( $V_1$ )不仅可以由完成性动词充当,还可以由运动动词充当。王力(1988)认为动补结构应该是外动词带着形容词或内动词;贾红霞和李福印(2015)认为,实现事件为认知和实体状态变化,其动词为完成动词和意动动词。而下面例子中,“蹦”属于运动动词,也可以添加补语成为动补结构,表达实现事件。此类动词在相关著述中较少论述。

[3]……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顶。——《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第二,动补结构中有些 $V_1$ 可以省略补语,仍能表达[实现]意义,后面一般添加体标记“了”。例如,下面两句中,省略补语后意义基本不变。

[4]母亲把他的两只皮鞋都脱掉了。——《寒夜》

[5]慢慢的把糖水喝完,他又看了大家一眼。——《骆驼祥子》

我们对文本调查中出现的149个动补结构进行了逐个检验,在其所出现的语境中有17个 $V_1$ 可以省略补语单独使用,如“吃掉、化开、杀死”,所占比重为11.41%。多数可以省略的补语为虚化结果补语。能单独使用表征[实现]的 $V_1$ 仅为少数现象,但与我们统计中表示[实现]的动词共同构成了总体的28.63%。因此本组实例虽未改变汉语属于S-语言的事实,但这种特殊性为汉语属于非强势S-语言提供了证据。

第三,动补结构中的动词补语( $V_2$ )有时单独使用,充当主动词,表达[实现]意义。这也为汉语归属非强势S-语言提供证据。

[6]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

碗碟全打碎了。——《寒夜》

该句中 $V_1$ “打”可以单独使用作谓语, $V_2$ “碎”也可以单独使用。“碗碟全打了”和“碗碟全碎了”在汉语中均可接受。但这种可以由补语充当主动词的实例一般出现于中动句中,有待进一步考察。

#### 4.2 补语分析

以往针对汉语的研究中,大多数仅涉及单音节动词加上单音节补语的形式,但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汉语动补结构的实现形式非常丰富,类型多样,远远超过了文献中列举的类型。因此我们从形态上进行了调查。我们将动补结构中的补语成分分为动词补语、形容词补语和虚化结果补语。其中,动词补语包括一般动词补语和趋向动词补语。

动词补语中,常见的一般动词有“穿、死、断、倒”等。趋向动词包括“开、出、去、下”等。虚化结果补语有“着(zháo)、掉、住、完、好”。例如:

[7]……紧紧地裹住了它。——《丰乳肥臀》

[8]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骆驼祥子》

形容词补语包括三类:单音节形容词补语,如“短、破、净”等;双音节的包括“明白、粉碎”;四字成语如“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Talmy(2000:101)认为,主动词属于开放类,附加语属于封闭类。英语中的附加语以介词居多。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现代汉语中的补语可以由动词和形容词来充当,并非封闭类。动词与补语连用,构成相当高产的动补结构。因此,现代汉语实现事件词化模式中的主动词和附加语的搭配虽与英语有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有本质的不同。

##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文本调查有如下发现:(1)现代汉语编码实现事件的词化模式基本属于S-语言,但并非强势S-语言;(2)现代汉语较多采用动补结构中的补语表征[实现]意义,而动词和补语韵律结构均表现多样,补语的实现形式有行为动词、趋向动词、形容词、虚化结果补语等,同时借助体标记来表达[实现]意义。文本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丰富有趣的非典型语言实例,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深入研究。因此我们会在后续研究中采用口语调查、文本调查和语料库调查相结合的手段进一步关注汉语实现事件词化的地区方言差异、使用人群差异,并关注儿童对实现事件的语言习得问题,以及外部条件和受试的个体差异对于结果的影响。□

#### 注释

① 本文是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致使性状态变化事件的词化模式及英译研究”(18B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到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语实现事件词化模式的类型学研究”(16YJC740037)资助,是博士后流动站期间由导师张绍杰教授指导完成的,特此致谢。

#### 参考文献

- [1] Chen, L. *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Motion Event Express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M]. München, Germany: Lincom GmbH., 2005.
- [2] Chen, Liang & Jiansheng Guo.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novels: Evidence for an equipollently framed langua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9,41(9).
- [3] Chu, Chengzhi. *Event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Realization: The Case of Motion in*

- Mandarin Chinese*[D].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2004.
- [4] Filipović, L. *Talking about Motion: A Cross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2007.
- [5] Li, Fengxiang. *A Diachronic Study of V-V Compound in Chinese* [D]. SUNY at Buffalo, NY, USA., 1993.
- [6] Li &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7] Matsumoto, Y. Typologies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nd event integration: Clarifications and reformulations [A]. In Shuji Chiba, et al. (ed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Language: A Festschrift for Masaru Kajita* [C].Tokyo: Kaitakusha, 2003.
- [8] Peyraube, Alain.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 diachronic study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A]. In Maya Hickmann, Stephane Roberts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 [9] Slobin, Dan Isaac. The many ways to search for a frog: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the expression of motion events[A]. In Sven Stromqvist & Ludo Verhoeven (eds).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Typologic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C].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219-257.
- [10] Slobin, Dan Isaac. Two ways to travel: Verbs of motion in English and Spanish [A]. In Masayoshi Shibatani & Sandra A. Thompson (eds).*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95-219.
- [11] Tai, James H-Y. Cognitive relativism: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A].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C].Cambridge: CUP,2003.
- [12] Talmy, Leonar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Typologies and universals [A].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C]. Cambridge: CUP, 1985: 57-149.
- [13] Talmy, Leonard.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A]. In L. A. Sutton, C. Johnson & R. Shield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1991:480-519.
- [14] Talmy, Leonard.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2*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15] 贾红霞, 李福印. 状态变化事件与实现事件的概念界定 [J]. 外语教学, 2015(1): 22-27.
- [16] 阙哲华. 汉语位移事件词汇化的语言类型探究[J]. 当代语言学, 2010(2): 126-135.
- [17] 李福印. 宏事件研究的两大系统性误区 [J]. 现代外语, 2013(3): 25-33.
- [18] 陆俭明. 述补结构的复杂性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0(1): 13-20.
- [19] 梅祖麟.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 [A]. 语言学论丛 (第16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22-245.
- [20] 沈家煊.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 世界汉语教学, 2003(3): 17-23.
- [21] 王力. 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 [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527.
- [22] 严辰松. 英汉语表达“实现”意义的词汇化模式 [J]. 外国语, 2005(1): 23-29.
- [23] 袁毓林. 述结式配价的控制——还原分析 [J]. 中国语文, 2001(5): 399-410.
- [24]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204.

### 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Lexicalization Pattern of Events of Realization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Abstract:** In Talmy's (2000) research on language typology,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is categorized into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and it is a strongly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in encoding events of realization. Scholars have debated a lot on the typology of Chinese language, but mainly focused on motion events. Event of realization is one of the five macro-events and is a metaphorically extended type of motion events. With "realization" as the core meaning, it is usually represented by verb-roots or complements in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two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Firstly, when encoding events of realizatio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behaves as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but not a strong one. Secondly, complements in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are mostly adopted to represent realization. Verbs and complem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can be single-character or double-character constructions, complements being activity verbs, directional verbs, adjectives or grammaticalized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and aspectual markers sometimes being used to express realization.

**Keywords:** events of re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language typology